

第一章 水下考古学 ——考古学的新发展

一、具有多种作用的考古学

1. 新研究领域的拓展

学术研究与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近二三十年来，在日本各地日益开展的国土开发、工业建设及其它方面的飞速发展促使文物，特别是考古学研究产生了许多新的课题，使其作用益发增大。因此，考古学吸收了数不清的多种研究成果，其研究活动也日益多样化。在这种趋势下，其学科内部产生了设置若干专门小学科的倾向。这一倾向的产生本来不具有理论的背景，而是随着实际研究工作的深入逐步在考古学体系上产生的。

另一方面，不仅在西欧，在日本也同样甚至更快地使沿海地区的开发日益发展。国土开发政策的逐步落实以及产业布局的分散、工业基地化更倾向于科学的协作化和综合开发，给水下文物带来了灭顶之灾。即使在全球各个角落原本尚未开发的海湾及沿岸海域，也已经由于几个大企业大规模的海中作业使海底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在海底，特别是海湾和沿岸海域的海底，由于地震、飓风和

洪水、水位的变化 使许多与过去人类活动有关的物证以化石状态得以保存下来的可能性极大。迄今已在世界各个海域打捞出不计其数的重要遗物和遗迹。置如此海底重要文物于不顾 认为其与考古学无关而任其荒废 漠不关心 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除海洋开发之外 拖网渔业的机械化 水下俱乐部等水下活动的飞速发展,也使水下考古遗迹遭到破坏。

如果要对海洋开发事业的发展及其影响所造成的海底遗存文物的荒废或破坏行为加以预测 并为了事先对之进行观察、保护、复原 考古学就应自觉承担起学术上的义务 理所当然地将其研究活动扩大到水下。

在西欧 为预防水下文物的破坏事先进行文物调查 特别制作了以地中海为中心海底遗迹一览表并进行古代沉船的分布调查(据推测在地中海沉睡着罗马帝国以后的沉船一万五千余艘),附庸风雅的文人政治家、原法国文化大臣马耳罗就是热心呼吁保护海底文物的有代表性的政治家。此外,据说英国在1965年成立了“海中协会”以美术家为核心 完成了对近海遇难船只的调查。

如果说考古学家已认识到至今仍未涉足的海洋这一考古新领域的重要性 并打算在此开始新的研究工作 那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目前方法和技术范围内。与海洋有关系的诸多自然科学的吸收和引用 对于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因而 考古学家要想在事先对水中新的研究对象有所了解 不仅要具有热情 还要选择与海洋、湖泊有关系的诸学科做为新的相关学科 跨越各种各样的专业理论局限 以确立互相协作共同研究的方法论。无须讳言 这些相关学科是以海洋学、湖泊学、地质地貌学为中心的。反过来也可以认为这时的海洋学、湖泊学等已经

作为考古学的论据了。

目前的考古学把“考古工地”限定在陆地上，所以无视水中考古遗迹的存在，或者是尚未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因而不能深入到水下，失去了直接进行水下考古的机会。但现在已出现了观察水下考古遗存并使之成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的可能性。考古学已经能够将考古工地向水下即海底、湖底扩张了。目前已经可以改变裹足不前的局面，填补考古学这方面的空白了。

2. 何谓水下考古学

这一考古学的新领域即“水下”的考古学被称为“水下考古学”。它不囿于欧美一部分学者所惯用的“沉船考古学”、“沉船打捞考古学”，而是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除了古代的沉船、沉没的货物、贸易、航线之外，沉没的城市、建筑及港湾设施，甚至被人们作为圣地的水域中的祭品都是水下考古学调查研究的对象。

水下考古学既没有扩大考古学的概念，也没有改变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它不过是以水底的资料为研究对象，运用考古学所特有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作为认识问题的手段并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水下考古以水下资料为对象，由于使用了新的研究手段，可以说考古学更加扩大、完善和深化了其方法论基础。也就是说，从整体上扩充了考古学知识领域。

水下考古学的特殊性在于其固有的任务。它要在迄今对考古学来说仍是未知世界的水下寻找研究对象，并在水下扩展新的研究领域。众所周知，考古学是以遗迹遗物等物质资料作为认识对象，进而研究决定它们的人类生活和文化的科学。由于水下考古学是从被水淹没的遗物和遗迹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因而可能不能满足考古学所要求的某些条件。但这不能成为拒绝开展水下考古学的借口。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去探索那些从陆地上消

失而遗存在水下的各种资料呢？在日本是由于当前正处于海洋开发时代的时代要求。水下考古学的特征在于求得对由水底遗物、遗迹所构成的水下考古学资料的全面考察。

在欧美迄今已对以古代沉船为主的淹没城市、石构建筑物等各种遗迹、遗物进行了调查。自人类掌握以航海作为海上交通手段以来，几千年中有无数船只被大海的惊涛骇浪所吞噬。水下考古工作的进展，特别是以地中海为中心进行的水下考古调查取得了许多沉船考古的成果，这些发现填补了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而造成的历史的空白。虽然日本水下文物的发现及调查实例还为数极少，但作为一种推测，今后一定会发现那些由于海进而淹没的遗迹、贸易、海军资料，与祭祀有关的献祭遗物和遗迹等遗存。如何探明这些遗迹遗物等问题将成为考古学研究的课题，因而水下考古学在日本一定会获得长足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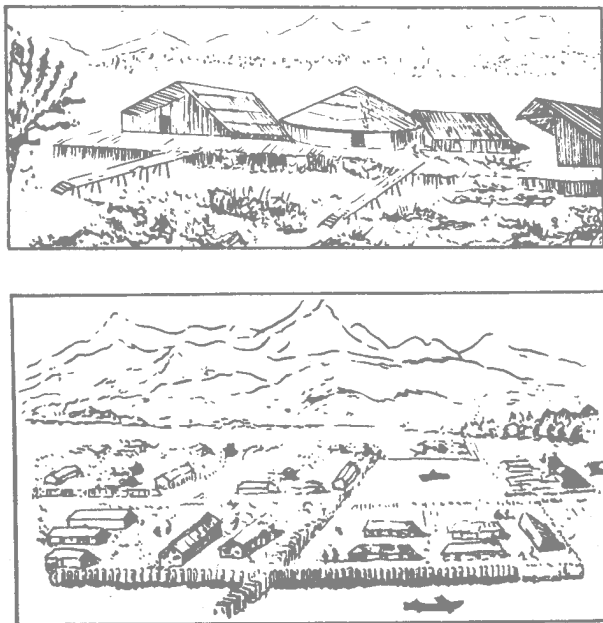
二、水下考古学的起源

1. 瑞士的湖上居住址

在由于潜水技术的产生而带来的近代水下考古调查之前，人们用各种方法深入到海洋之外的湖泊，取得了许多调查成果。这些工作奠定了水下考古学的基础，其功绩是不容抹煞的。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的为解开水底之谜与水进行了殊死搏斗，付出了极大热情和努力。

自 1853 年至第二年冬季的枯水季节以来，在瑞士卢塞恩附近的法海由湖、奥伯曼兰附近的丘利西湖的湖底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陶石器、骨角制品、木桩等。担任丘利西湖古物研究会会长的考古学家 F. 凯拉称这种渔民们用来

挂鱼网的木桩建筑为木桩居住址或湖上居住址（图一）。在欧洲，



图一 瑞士湖沼地带的古代干栏式建筑想像复原图

(1859,F. 凯拉)

关于湖上居住址最早的记录可以上溯到 1472 年 自此以后这类遗迹在意大利波阿流域、阿尔卑斯山麓的湖泊及德国、法国东部也有发现。

瑞士湖上居住址的调查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由 E. 基古特道进行了总结性调查（1954 年），调查结果表明，在丘利西湖水深 3 米的湖底发掘出数万根木桩，并确认有一层青铜时代的

文化层和四层新石器时代文化层。据说同类遗迹在瑞士发现了 200 多处。特别是在罗塞恩的遗址中发现了以小麦、大麦为代表的 50 余种谷物，可知这一地区在石器时代已经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木桩使用的是橡木和桦木。在意大利波河岸边的泰拉玛拉遗址，发现了在此之后的以木构件搭成的筏式人工岛。

然而，湖底遗迹并不仅见于远古，在后来还发现了瑞士韦尔拜村湖的中世纪城堡（1957 年），英国古拉斯德拜湖的显示铁器时代生产技术的珍贵资料。在此之后，学术界对于湖上居住址的关心程度日益高涨，是与水下考古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发达密不可分的。这种湖上居住址学说将与后面提及的以日本明治四十一年（1908 年）长野县諏访湖曾根湖底的发现为中心而展开的明治末考古学一大论争有关，当时借用了关于水上居住址学说的论点。

2. 偶然发现的玛雅文明遗迹

墨西哥的尤加坦半岛有许多玛雅新帝国（10 世纪末兴起，11、12 世纪最为繁荣）的城市遗迹。遗留许多以阿古罗包里斯神殿那样的巨大石构造建筑为代表的大小建筑遗迹。另一方面在环抱它们的热带密村中发现了不下数千眼被称之为赛诺提的泉水井。玛雅的农民们把一部分泉水作为水源使用，但其中不少泉水被看作是圣池。其中最有名的是乞群·伊查泉——是具有伊查的泉口意思名称的大城市遗迹。人们向池中的雨和水之神恰克神奉献活人牺牲，并将各种财宝投进池中。这类信仰虽曾保留在祭司们关于玛雅文明的记载（记在一种用无花果叶子纤维制的纸上）中，但西班牙弗朗西斯科派的传教师狄艾哥·德·兰达（1524~1579 年）在到尤加坦地区巡视时，将这些记载当作异教徒的著作而付之一炬。因而当时农民们信仰的详细情况就完全

不清楚了，就连从事焚书这类暴行的兰达也感到农民的信仰是值得怀念的，以至他偷偷将这件事记载下来（《尤加坦事物记》，1863 年 马德里资料馆）

根据兰达的记载，在玛雅人以活人为牺牲的传统中，向神奉献的供品即印第安人的少男少女们，在庄严的祭祀仪式之后，同贵重的衣饰和金属制品一起，被从池边的绝壁上投进深深的池水中，如果这些牺牲不再浮出水面，那他们就在水底得到了永生。

美国的爱伍德·H. 汤姆森（1861~1935 年），在 1885 年被任命为墨西哥尤加坦领事时刚刚 25 岁。他在赴任前拜访了玛雅文明研究的开拓者、墨西哥中美特使约翰·L. 斯泰威及 1882 年在此为牟利而探宝失败的法国人戴莱·夏奈尔，产生了用科学的解剖刀解开圣池之谜的愿望。因为他意识到，那里一定隐藏着遥远的古代文化和民族的记忆。但为了搞清这一点，就必须潜入池底进行探查验证。为此，他在要求美国有关学会和研究所给予援助的同时，置备了水底调查必不可少的卷扬机和疏浚机，并亲自到波士顿学习极为有趣的潜水技术。

汤姆森于 1904~1907 年用钢铁制的庖斗疏浚机并通过潜水进行了调查。圣池自石灰岩的崖边至水面高 27 米，水面最宽处为 60 米，深 17~18 米，而且水底覆盖着厚厚的淤积层。他雇佣了两位希腊的潜水员一起进行水底调查并吸除水底淤泥。虽然那时尚未使用盔式潜水装置，但还是发现了 40 个个体以上的人骨，此外还打捞出精雕的金圆盘以及面具、戒指、臂钏、耳饰、小铃等装饰品和香料树脂、石器、木器、丝织品等遗物。这些发现是证明兰达记载可靠性的重要资料。特别是用如此高水平的冶金技术制成的古代的艺术品这样全面地揭示出古代文化遗

产的面貌，这在美洲大陆考古学中是没有先例的，因而也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

在其后的半个世纪里，未对这一圣池重新进行调查。1954年，水下俱乐部进行的调查因为水下能见度太差而中途停止。1967年，墨西哥水下体育运动研究中心使用便携式潜水具等新的潜水用具再次进行调查。调查活动以CEDAM俱乐部为主并得到墨西哥人类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国民地理学会的支持。由于使用大型气压水泵提高了清除淤泥的效率，而且通过化学处理的方法提高了水下能见度。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打捞出黄金制品、陶器、丝织品、翡翠、硬玉器、木器、人骨等4000多件文物。而且了解到在水底深不可测的暗洞斜坡还遗留有很多遗物。可是，该中心会长巴布罗·布休·罗麦罗却认定本世纪后半叶急速发展的潜水技术水平不可能对池底进行完善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必须留待将来具备更有效的方法才能进行而中止了此次发掘，因而最终解开这一圣池之谜只有寄希望于将来。自汤姆森对这一圣池成功的调查实践开始，考古学开辟了一个未知的研究领域，即水下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虽然20世纪初叶是地中海各地海底调查开始频繁进行的时代，但都没将对象当作学术研究的资料，而多以获取沉在海底的古代船只的财宝和战利品为目的。汤姆森所进行的玛雅文明的研究在当时是纯粹的科学性工作，这一点是弥足珍贵的。据说他在潜水中受水压之害失去了步行的自由，还患上耳疾，给他的一生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美国国民地理学会继承汤姆森的遗志，在1941年被发现的尤加坦州梅里达市以北14公里的一个地点从1956年开始调查了前西班牙时期最大的城市休拉卡（古都之意）的圣池。采集到3000多件文物，同时还搞清了这处遗迹也是以活人牺牲作为

祭品的圣池。水下体育研究中心在对这个圣池的调查中也获得了成功。

3. 出现在内米湖的罗马遗迹

由于水底遗迹几乎完全是偶然发现的，发现后又很容易失去踪影，因此，进行彻底调查是十分困难的。即使进行调查，姑且不论像瑞士湖枯竭时的状况，一般来说水深即使很浅，为了进行彻底的调查也应降低水位高程，或者说必须依赖治水而达到水枯泽竭的目的。

在罗马东南 25 公里的内米湖，其清澈的湖面自古代起即被誉为“月亮女神的镜子”。据 15 世纪初科隆纳枢密大臣的记载，在 1 世纪有两艘全长 77 米的罗马巨船沉在湖底。1446 年，雷温·巴特斯塔·阿尔伯特确定了其在内米湖的位置，并建造了一只木筏，试图采用绳拉的方法打捞其中的一艘沉船，不幸却告失败。然而这次调查发现的一部分古代雕像却引起人们的极大的兴趣。

1535 年，弗朗·西斯科·德·马其使用极其简陋的设备潜入水中调查了其中的一艘沉船。他确认了一部分铺砖的甲板，发现了很多锚。还测量了船体，记录了该船长约 70“卡”，宽约 35“卡”（“卡”为罗马计量单位，一卡约合 1 米）。1827 年，技师安内西奥·弗斯尼科等 8 人用自制的潜水箱潜入水中，想利用在水面上的大型平底船用绳子将沉船拖曳上来，可惜也归于失败。然而他却采集了装饰船的大理石片、金属柱子、钉子、马赛克片等。他于 1839 年发表了题为《关于“泰拜里乌斯”御船的考古学及水力学研究》的调查简报。

虽然这些工作使内米湖的罗马沉船调查极富考古学色彩，然而关于沉船满载价值极高的财宝的传说，引起了许多淘金者

妄图盗掘的欲望。罗马的古文物商埃里塞奥·包尔基于 1895 年使用业余潜水员从船内打捞出青铜狮子像、狼头像以及大量的马赛克片和铜板等。这一行为虽曾得到了意大利政府的默许，但政府在认清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学术意义的猎奇行为后，便发出了停止这种潜水探查的命令。

针对这种情况，埃米里奥·古尔利阿教授提出只有完全排除湖水进行考古发掘，才能对古船进行正确的调查并使之保存的方案。然而这一学术研究要求，在其后的很长时间内未予实现。

但是这一发掘计划却由墨索里尼政权于 1928 年起经过四年时间加以实施。这一计划被以古罗马皇帝的继承者自居的墨索里尼看作是提高其国家威信的大事。因此他不会放过打捞这个“有房屋和泉水、以大理石和贵金属为饰、黄金辉映的巨大豪华船只”的机会。内米湖的大排水工程，是就近将水排到一个低于海拔高度的湖中，使水位下降 3 米。其结果使两艘罗马时代的木造船雄姿再现。其中一艘船长 234 英尺，宽 66 英尺；另一艘长 239 英尺，宽 78 英尺。对船长来说船宽过大，因而推定其不是一般航运船，而是固定在某一处具有特殊用途的豪华船只。船上装饰华丽，甲板铺设马赛克和大理石薄板，上面尚存有青铜和大理石的立柱，且设有专用的浴室，因而被认为是罗马贵族游览及娱乐的专用船只。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是盖乌斯·埃利乌斯·卡沙埃·卡利古拉皇帝的楼船。

引人注目的是，该船仿造罗马的远洋航海船而修造了船的包板以保护船体。这一点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这一罗马的辉煌文化遗产，曾作为“水上宫殿”而引起意大利国民对辉煌的罗马文化的自豪，并被当作国宝。然而在二次大

战中的 1949 年(原文如此)在贪婪的德国军队 SS 中队少校的命令下遭到破坏,使其雄姿永远消失了。内米湖的罗马船只有在人们回忆这个湖的历史时才出现在谈论中。现在该船的雄姿虽然看不到了,但在湖边的博物馆中尚陈列着该船缩小的模型及发现的其它遗物。在墨索里尼时代的调查之前,对内米湖古船的调查由 V. 马尔法蒂进行了总结,于 1905 年出版了《内米湖的罗马古船》。可以说这不仅是关于湖底沉船的科学记录,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与水下考古学有关的著作。

说到这里我们介绍另一种发掘方法。当湖水很浅时,用钢板围堰方式把调查区域围起来,然后将其中的水排干,使其暂时变成陆地再进行发掘。但是,要在大范围全面地把握整个遗迹,排干水的方法耗资巨大,几乎可以与排水造田相当,从这点看很难实现。另外,即使是湖泊,在水深时,同样需要使用潜水具和水下摄影机、声纳等设备进行调查,因此,也必须采用与海底遗迹水下调查同样的方法。像后面说到的琵琶湖葛尾琦湖底遗迹的调查,水深达 70 米左右,如果不使用与海中的考古调查相同的方法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总之,水下考古学不论是在大海还是在湖泊,其方法和原则是基本相同的。

三、水下考古学的发展

1. 水下考古学是从海洋学发展而来的

大约从 30 年以前开始,欧洲即抓住机会将考古学研究领域扩展到了海底。水下考古学发展的背景就是悠久的海洋探险史及赖此而形成的海洋学。19 世纪,各国以海洋调查船、海洋研究

所为中心推动了海洋学的研究。可以说 水下考古学就是海洋探险的精神和水下探查技术的凝结体，是将海底文物作为纯粹的探查目标，并将其升华到科学研究的高度。

人类最早把目光投入大海是为了寻找水中生物做为食物。这一点已被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古代渔具、渔钩、渔叉等充分证明。在欧洲这类渔具的使用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如果追溯海洋学始祖的话，可以找到公元前 4 世纪时希腊的阿里斯特泰莱斯。据传 他对海洋的极为关心 甚至提出为了便于人类在海中行动，可以使用一种潜水钟。公元前 4 世纪末，出身于希腊殖民地弗凯安斯（今马塞）的普泰阿斯前往大海探险并到达了北极圈，可以说这是海洋科学研究所迈出的第一步。然而较之更早的公元前 10 世纪或 9 世纪前后，希腊诗人荷马在《奥德塞》中 记述了在当时即青铜时代晚期已有长达 40 米的大型木船。在《伊里亚特》第 16 卷《拜德罗库里斯之歌》中记载了一位喜欢冒险的特洛伊潜水员的故事。公元前 5 世纪 历史学家埃罗德特斯引人注目地指出了黑海是个封闭的海，他还记载了海洋探查最古老的方法即铅锤探测法。在古希腊使用空气面罩采集海绵的技术已十分发达。这是将储存空气的袋子带入海底并将空气补充到面罩中以维持水下呼吸的一种方法。从以上事例看 人类在很早就已经掌握了海洋探查、海洋探险及采集海产的技术了。

可是其后的人类海洋探险历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也就是说 经过 15、16 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后才发展到近代的。16 世纪初由 F. 马伽兰开其端的海洋学经由英国牛津大学博物学教授华威尔·汤姆森率领的调查船“查兰加”号自 1873 年至 1876 年进行的海洋探查后，才确立了真正科学的

基础。汤姆森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到世界各海域的 362 个地点进行观测，船程约 9600 公里，获得了丰富的调查资料。这一调查活动使西欧人对海洋、海底的关心骤然增大。除此之外，为数众多的探险家们不畏艰险，通过丰富多彩和戏剧般的海洋调查活动，使海洋之谜一个一个地解开。

在海洋科学发展上，海深的测定是最基础的条件。其方法在本世纪初就在摸索，但直至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出于追踪潜水艇的战略需要，才进行声纳的开发，由法国物理学家兰鸠班研制成功后，于 1923 年推向市场，被称之为兰鸠班式声纳装置。这一装置是从船底发出音波，碰到海底或异物其音波反射到船上收报机，计算其所需时间即可知水的深度。这是水下声学电子学结合的产物。这一发明给海底调查领域带来了一次大革命。在此之后，声纳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飞速发展，在英国 ASDIC（潜水艇探寻研究委员会研究机关的简称）。在美国 SONAR（由声音测定航线及距离方法的简称）。日本于 1924 年由海军购入声纳设备，1931 年生产“九〇式”声纳装置，在此之后屡有新型产品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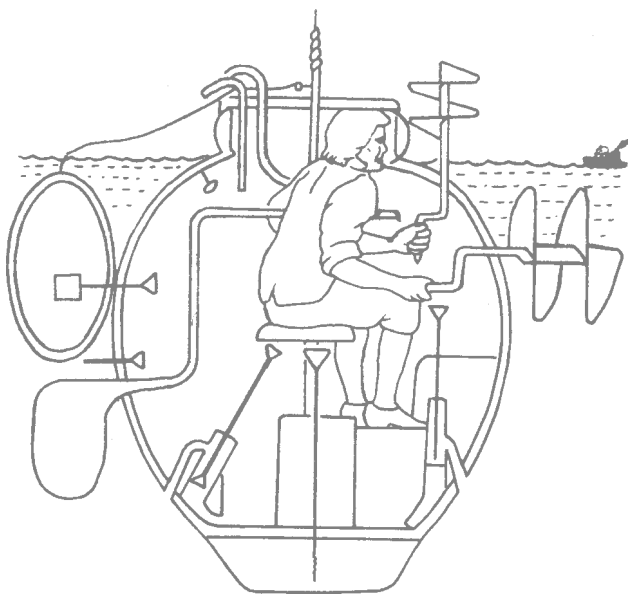
在本世纪中叶，经过一系列的海洋技术准备，水下考古学的帷幕终于拉开了。1943 年，法国海军的海底探险队长杰克·伊万·库斯特和天然气设备公司工程师埃米尔·卡内在纳粹占领下的马赛研制出自动空气压缩机。这种机器的功能公之于世后，各国相继建立了潜水部队，战后在港湾清理及扫雷作业以及海底的所有探索和调查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天，这种设备已广泛为人们所掌握并得到极大的普及。

2. 困难的水下调查及发掘工作

如果追溯远古，在古代东方最大的文学作品、苏美尔的基尔

加美休的《叙事诗》中，记载了希腊的古拉乌科斯入海寻求长生不老仙草的故事。直到今天，潜海仍然是人类的梦寐以求的愿望，海底在人们的印象中依然是魅力无穷，可望而不可及的处女地。

千百年来，无数科学家和探险家为潜入水底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设想了各种方法，其中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如：荷兰的物理学家文·道·雷拜尔在 1620 年使用木制的小型潜水器在泰晤士河潜水 1 小时左右。美国的塔比特、布休内尔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使用手控钢铁制的小潜艇塔特尔号（龟号）完成了海底移动的试验（图二），1930 年比利时的物理学家奥科斯特·



图二 布休内尔（美国）的“龟”号潜水艇

比加尔成功地制造出深水潜水艇。虽然潜水艇和空气压缩机的发明在这时还不是尽善尽美 但空气压缩机使用简便 使人类实现了像鱼一样在水中自由活动的梦想。空气压缩机的普及 以小型调查船为媒介,使考古学可以首先涉足于地中海海底。同时,声纳所具备的事先探测海底的地形及遗迹遗物的功能从另一个角度保证了水下考古活动的开展。库斯特和法国海军的弗莱德利克·迪马于 1943 年组成海中调查研究小组,乘调查船埃丽毛尼埃号对地中海进行水下航海调查。在此时 也有一些冒险家和海底探险家利用空气压缩机进行水下探宝这类不法投机行为。空气压缩机的作用一方面为水下考古学提供了工作条件,使更多的人能够对古代沉船以及海底城市、港湾遗迹等进行学术研究,诸如后面叙述到的库斯特等人的成果。而另一方面也为那些妄图通过盗掘水下古代财宝而成为暴发户的投机商提供了条件。

将整个头部置入盔型潜水具中,通过一条从母船或者陆地上引来的‘生命索’式的管道向内补充空气 这种方法于 1819 年由德国的奥古斯·基拜研究发明 进而产生了蛙人 这是促使水下考古学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能将水底的遗物、遗迹像在陆地上一样加以调查、发掘和保护 在方法论上 两者是完全相同的。

虽然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发掘的途径已经开辟,但在其初期决非是一帆风顺的。考古学家不能够利用已经广为普及的潜水装置进行潜水训练 而只能期待着其他专家 诸如各种探险家及海洋学家 取得水下文物的调查成果。而其他专家只能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后才考虑到水下文物的调查,而且考虑问题的角度也迥然有异 即使取得的海底调查的成果 也因限于调查者自身的

水平而不能得到更为全面的资料，因此，尚不能认为这时已形成适应考古学自身需要的专门研究。

3. 以开拓新领域为目标的水下考古学

18 世纪以来，很多海绵捕捞船及拖网渔船在地中海各海域都打捞出古代遗物。这些文物充其量不过被作为古玩鉴赏，而更多的却被作为损坏渔网水下障碍物而破坏了。考古学家如果了解到这一情况，一定会痛感确立水下调查体制的迫切性。

50 年代法国最热情的水下考古学家，水下考古学不遗余力的倡导和普及者菲利普·泰晤莱认识到“水下考古学只有在历史女神穿上潜水服时才能真正诞生”，并首次使用了“海底考古学”这一词汇，强调了这一工作的性质是以考古学为主导的。另外，意大利沃尔特拉的利古利亚研究所的尼诺·兰鲍古利亚和费尔南·帕瓦 1952 年在利古利亚海底沉船资料汇编《在利古利亚海底的发掘》中，极力主张对海底进行具体地发掘。

进入 60 年代，与水下考古学有关系的各种调查的报告和简报、记录纷纷出版。但在这一阶段，尚未见到确实以考古研究为目的而进行的调查报告。但在海洋学研究工作中偶然所取得的关于水下考古的成果报道却不乏其例。因此，即使在水下考古学或海底考古学调查中，或在考古工作之前所进行的调查中，仍然没有摆脱海洋学的立场，将这项工作称为“对海底的挑战”、“海洋实测”、“调查”、“试验”、“探险”、“冒险”、“发掘”、“技术”等。在特殊的情况下，水下考古学也常被称之为“海军考古学”、“沉船考古学”、“地中海考古学”。

在这一时期，虽说许多人都在搞海底调查，但因为每个人选择的研究对象不同，学识也不尽一样，所以，虽然水中呼吸器潜水技术为水下考古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但不可否认，在某些方

面仍存在着强烈的挑战、寻宝、冒险的意识。当然 水下考古学如果不在技术方面与海洋科学融合，在实践上就会困难重重，但为了正确观察和保护处理海底文物，考古学当然必须要求优先于海洋学的学术上的主导权。

因此，考古学家再也不能容许只能呆在陆地上，满足于研究潜水技师和探险家在水底观察到的结果和打捞上来的遗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了。考古学家现在只有亲临水下用自己的手和眼睛去观察和认识水下文物及其遗存条件，才能真正使水下考古学得到发展。为了实现水下考古调查，考古学家和文物专家必须掌握潜水技术。只有亲临水下考古现场，才能像在陆地一样用考古学方法进行工作去调查并发掘水下文物。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67 年版的考古学辞条中特加了“水下考古学”的条目，显示了对这一研究领域超乎寻常的关心和期待。似乎与此相呼应 最近 特别在欧美 具有真正水下考古学家资格的研究者与日俱增，而且在以地中海为代表的各个海域，对古代沉船、水下城市及建筑物进行的调查都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将在后面进行介绍。

正像美国的 G. 卡斯基斯所说，“大海是赐给水下考古学家的礼物”。以前与考古学无缘的海底探险家和冒险家们，在他们捞取的海底遗物中，有很多珍贵的考古学研究资料。但是，即使考古学家接触到这些资料，对过去的文化和历史进行综合复原，在资料性这点上，也总有一种隔靴搔痒之感。从本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各种新开发的先进考古调查设备的使用，必定使水下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更加深化，考古学家一定会成为水下文物探查的主力。